

诗路花语

千零工的泥瓦匠

■ 江非

爬上屋顶要有梯子
不然,我怎么上去
换下那块毁坏的瓦砾
父亲去找梯子

有了梯子还不行
还要有一块新瓦
当然,碎的拿下来了
要赶紧换上新的
父亲又匆匆到镇上去买脊瓦

脊瓦买回来
还缺一把抹子
父亲伸手从屋檐上抽了下来
又缺一根绳子
父亲取下晾衣绳上的棉衣
最后缺的是泥瓦

父亲就在院子里随便铲了几下
堆起一个小土堆
洒了点水

他说,好了
就这样。然后像一只猴子那样
蹿上了我们的房顶
可是,没料想,到了上面
这家伙竟然又问,问题出在哪里
这一次,父亲已想不出怎样才能帮上他
于是乐呵呵地移走了屋檐上的梯子

事态图

■ 叶美

这是一个普通的午后
大东海上游人如织,烈阳
盖不住欢叫的此起彼伏
一个胖男人欢畅地游来游去
确实像海豚般可爱
他从海里捡到了啤酒瓶
兴奋地对着岸上的妻子喊
她问:“有东西吗?”
他答道:“是空的”
她很失望,继续喊道:“拿上来,装点水”
她旁边的女友,拍自己扮作
尸首木乃伊,身体埋进沙土
体验葬礼和与沙子融为一体的味道
她也学着在给自己挖坑
穿白衬衫,拿公文包的男人
脸严肃地对着大海思考
一动不动双手插兜,
他的腰带帮他勒出一副臃肿的身材
他或许是在祈祷,
海的辽阔能宽慰人心
此地老少皆宜,男女皆宜
光脚的红短裙欣喜地走着
她第一次看见大海
她被男人拉到了海里
水先是到了膝盖,然后是腰,然后是胸
海这时闻起来暧昧
海这时有了爱情的味道

一首诗的幕后

■ 余正斌

夜幕露出了最初的棱角
雨水随时光的潮势不断高涨
我在内心中嘀咕了半天
却找不到一条爱情的出口

云开始亮出了底牌
暴风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境
道路阡陌纵横
又相互交叉感染

此刻,世界是一个多变的词
只有思想的重心
在一首诗的背后
愈演愈烈

惊蛰

■ 许起鹏

春雷蛰醒仓庚脆,乍暖乍冷万物滋。
燕来桃红生意盎,莺鸣梨雪禅机机。
祭白打小是非辩,蒙鼓掀灰曲直知。
夜卧早行勤励志,养生业顺洽柔熙。

名家翰墨

阳台上的鸟窝

■ 惠蕙

小鸟起得比人早,又唱又叫,似乎
杂事比人多。天亮了,没了小鸟的声
息,影也不见,不知它们上哪去奔波。
一天,突然发现阳台上小鸟筑窝,一
家人高兴莫名,电话越洋过海告诉大
家,我们家来了小鸟安家!

小鸟的窝筑在福建茶上。福建茶
是一棵盆景,主干的心材已经腐烂,边
缘的活皮长有弯曲的虬枝,叶子还算
有点模样。小鸟的窝筑在两根虬枝之
间,发现时工程已经近半。建材是灿
黄的草梗和草叶,很新鲜。小鸟小喙
叼一片叶或一根梗,从低处飞来,先在
别的花木上站立,小头左偏右倚,小黑
眼东瞧西瞅,才半跳半飞移身到福建
茶自己的工地去。我很想知道小鸟怎
样编织小窝,我不敢看,怕把小鸟吓
跑。十来天后,阳台再不见小鸟叼着
小草的身影,我不忍住,探头往窗外观
望,绿叶间,一团黄灿灿的球,窝建成了,
U形,直径有十二厘米;出口向西,可
能考虑避风雨,扎得比窝小很多,像
一只瓮。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熬人,再没看
到小鸟的身影。小鸟个子很小,不足
指头大,褐灰色的羽毛,浅灰的腹部,

喙是深红色的。不知小鸟名字。世界
最小的鸟叫蜂鸟,我们知道它不是蜂
鸟,它得有个名啊,我们便叫它蜂
鸟。一天,看见蜂鸟从阳台飞到院子
大树的身影,知道小鸟没有离开,心
安许多。小鸟在做什么呢?在怀蛋
还是孵蛋?它的蛋有多大,花生米?
小黄豆?白的褐的蓝的?一天犹豫
再三之后,我决心看看。小心移开窗
帘,隔着两层窗玻璃,看见了鸟窝;窝
口向外,看不到里头,搬来凳子,极力
从上方往下窥视,发现一支红红的尖
喙。尖喙突然猛烈抖动,两只惊恐的
小眼望着我。我的吃惊显然比小鸟
大,急忙跨下凳子,对一旁正焦急的
妻子说,蜂鸟在孵蛋!全家都高兴,
再次重申,谁也不要走近窗口,更不
能移动窗帘。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都有一种
莫名的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兴
奋。小鸟住在窗外,我们住自己家里;
小鸟在林子找虫,我们上班挣钱;小
鸟说自己的话,还惧怕我们,小鸟与人
实在没可交涉之处。要说有交叉,小
鸟住阳台,窝在盆景福建茶上,仅此而
已。我母亲八十多岁,偶尔会来我家
住三几天,对母亲的到来,我们没那么
兴奋。不料母亲知道小鸟来筑巢,她

比我们高兴。她说,鸟会看人,好人家
才会来。她又说,你们记得从前的燕
子吗,谁见过燕子进邪气人的家。母
亲的话又让我们高兴,在哪休息养生,
生死攸关的事,小鸟选好人,当然比评
委还确切。

终于听到雏鸟的躁动,那种焦急的,
争先恐后的吱喳声。小鸟破壳而
出,小蜂鸟在喂养它们。这种场
面我小时在鸟窝旁见过。母亲捕虫
回来,赤红红的雏鸟听到风声,便张
大嘴吱吱叫唤,好像会哭的孩子有奶
吃的它们也懂。母亲嘴里只有一只
虫,母亲往一只小雏儿嘴里放下一只
虫,复飞走。突然静寂,小鸟呆呆
等待母亲第二次回来。不同的小鸟,
它们的喙都是黄的,嫩黄嫩黄的那
种黄,非常鲜艳;它们闭上嘴时,还
是一抹耀眼嫩黄。看过母鸟喂雏,就
知道老丈人骂小文人黄口小儿的意
思了。他说你啥也不会,只会张口叫!
小文人当然不服,你会捉虫子吗?你
的虫子在哪?

不知道蜂鸟孵了几只小蜂鸟。我
母亲是养了我们五兄妹的。父亲死得
早,她一人为我们找食物,很是艰辛。
小时母亲常对我们感叹,世上最可怕
的东西有两件,一是火炉,一是小孩的

嘴,多少柴火都不够啊。太阳是小鸟的
厨师,小鸟不用火炉;小鸟找吃料想不
那么容易,地下有毒,树上亦有毒,自己
要吃,还得喂子女,不过还好,它们是
两鸟四翅,祝愿它们双双比翼齐飞。有时
我发奇想,切些肉放在窗台上,免得鸟
夫妻奔波之苦。想是想,从来没做
过,小鸟可能不认这一套,它们有自己
生活之路。

终于知道,蜂鸟孵几只小蜂鸟了!两
只老鸟陪着小鸟练习飞翔,傍晚
回来在阳台上大声喧哗,一点不怕人
的样子。妻子数数,说是五只,五减二
得三,三只新生小蜂鸟无疑。过不久,
阳台终于沉寂下来,蜂鸟们终于不再
回家,鸟窝还是灿黄黄地夹在福建茶
枝桠里。我们希望蜂鸟再次出现,建
一个窝不容易啊!蜂鸟没有回来,
一直没再回家。那个窝慢慢变了颜色,
塌陷了,毁坏了,变成一撮腐草,一
场台风后,最后的几根灰白的草同样
不见踪影。福建茶还长得很好。

近日到外地参加活动,见到许多
相识的这家那家,与一位摄影家握手
很感动,我说,见你没说话,可是非常
高兴见到你。总是这样,多年老友相
遇,常常没话可说!

早春第一犁

■ 陈海民

山上槟榔树叶绿了,村道旁的三角
梅花渐渐红了,田里冬种的大葱、芹菜、
辣椒显得格外葱绿精神。一片油绿的
田野里,老家万宁长丰镇长丰新村二娘
家那块刚收完小白菜,还没犁的田,远
望,像缝贴在大葱、芹菜、辣椒那幅绿毯
中的一块补丁,特别惹眼。近看,畦垅
间还残积着水,如同一条条银光闪闪的
小水渠,畦垅生长了参差不齐的野草,
显得格外萧条寒酸。

水稻抛秧播种一般都在春节前已结
束。春耕的时节到了,季节不等人。二娘
用咸肉和萝卜烹煮好美味飘香,摆上一
瓶海马贡酒。二叔酒足饭饱,哼着几句不
标准的琼剧小调,赶着牛,扛着犁,来到田间,
开始早春第一犁。

今年她家的小白菜收入不菲,买了
新犁。二娘更是勤快招待服务到田间,
将滚烫的红茶水送到田头,递到二叔手上。
地刚犁至一半,二娘又送来一
土罐热腾腾的白粥,里面加了鸭
蛋。二叔见喜滋滋的,边吆喝着牛边
嘟囔:刚放下碗,吃不下去。但在二娘催
促下,二叔还是歇了工,吃了那碗热乎乎
的白粥。

于是,二叔策牛的鞭子甩得格外地响,
牛拉着犁,走得更欢了。不大一会儿,第一
丘田犁完了。二娘在田坎上不绝口地说,
当家的犁田快呀!

早春新犁的田块,翻起一排排、一圈圈
黑土,如同掀起层层波浪,田野变得
更加生动鲜活起来。偶尔间,翻出几
只冬眠的昆虫,跳出一二条乌黑泥鳅,
或钻出一二只田鼠,一只只八哥鸟飞
来,跟在二叔的后边,衔去昆虫,叼走泥
鳅,却放跑了田鼠。

二叔深情地看着这一切,轻轻一笑。
卸了牛械,让二娘赶着牛,自己扛着
犁,一道回家。二叔脚上、牛身上,是湿
漉漉的春泥,二叔二娘一路喜上眉梢笑
语不断,策划播种“杂优”种,还是“汕优
六号”稻种,憧憬着今年的好收成。

苦楝树

■ 俊杰

我曾读过一首小诗,诗的最后一句吸
引了我:“苦楝树/苦苦地恋着家乡土”。它
让我第一次知道家乡常见的楝树还叫“苦”
楝树。

苦楝树在“树”这一类植物中确实是
“苦”的。它一点儿也不高大,五六米的枝
干和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的杨树、桐树比起
来,算得上弱不禁风了。楝树的树叶长在
枝头,而且很稀疏,根本挡不住炎炎夏日,
所以树下不能乘凉。它的主干也不粗壮,
能有手腕粗细就不错了,它最大的用途
就是做锄或锨等农具的把儿。说起楝树的
美就更谈不上了。植物最美的应该是它的
花吧?可是楝树的花却是淡紫色的,指甲
盖儿大小,一朵挨着一朵,一簇连着一簇,
像一群受惊吓的孩子,没有鲜艳的颜色,
没有夸张的外形,自然也就没有了炫耀、张扬
的资本,花开花落,毫不惹眼。

不过,它引起儿时的我们注意的,是
它的楝籽儿,因为树不高,我们很容易爬
上去,摘一束一束的楝籽儿,玩弹弓时用
它来当子弹正合适。还有到了冬天,楝
籽儿落了,母亲就让我去捡,泡在水里,
洗手时在手心里揉烂,可以防止冻裂。
尽管这样,楝树还是很普通的树,它不
美,作用又太小,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它
不多,没它不少。

有一年,一个远房的亲戚来我家小
住,听父亲说他是一名老中医。那天,
我出门玩不小心摔倒了,额头起了一个
大包。我哭着跑回家,亲戚看了看说没
事。他到大门外的楝树上扯下几片叶
子,用手搓烂,敷在我的额头上。没想到
一会儿功夫,竟不疼了。我高兴地说,
楝叶还有这作用?亲戚笑着说,别看楝
树普通,它的花、叶和树皮味苦,都可以
杀虫,要不怎么会叫“苦”楝树呢!它的花
经过加工能消灭虱子,叶能治跌打肿痛,
树皮还可清热消炎。虽然这都是小病,
但楝树不是没用啊!

最后,亲戚看着楝树,意味深长地说,
其实,世上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用处,
只不过有时你不注意它罢了……

是啊!万事万物只要是存在的,就
是合理的、有用的。楝树没有黄花梨木、
金丝楠木奢华名贵,没有苍松翠柏庄
严肃穆,就是普通的杨树、桐树它也比
不过,但楝树长在天地间,它不妄自菲薄,
萎靡不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它存在的
精神价值;“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
看不穿”是它存在的心理状态。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家在海南

羊山开满三角梅

黄鹤馨

海南岛上的三角梅属阔叶灌木,属藤蔓生,生长势强,可扦插繁殖。另有一种聚生团,红艳如火的垂瓣儿宝巾,俗称宝巾花,在开得最绚烂多彩的时候,绿叶衬托着鲜红色片,仿佛孔雀开屏,格外璀璨夺目,给人以奔放、热烈的感受,象征一年到头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因此又得名“贺春红”。

三角梅被确定为海南省省花。三角梅的品格代表热情,坚忍不拔,顽强奋进的精神,这是海南人民共有的精神,是三角梅作为海南省花所赋予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彰显了海南人民热情洋溢、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海南风物

扬参村的元宵

■ 吴早润

小村名曰“扬参”。村民们非常喜欢交朋友,喜欢把关系亲密的朋友邀请到家里做客——朋友越多,就越被同村人看得起。每到元宵节,扬参村的村民们就邀上亲朋好友,同聚一桌,吃着主人亲手制作的,象征着红红火火的火锅,谈笑风生。

从海口坐半小时公交车,就来到了永兴儒本村。路口立着一方书着“儒本村”三字的大型石碑,走进去不远,有一座很大的庙堂。从庙后的小路走一段时间,就到了扬参村。扬参村的村口大门有一座很奇怪的圆柱形塔,连着一长条围墙和一座带有瞭望台与墙垛口的大门。好似一个严防死守的山寨。大门外的树荫下,总是坐着一溜边乘凉边唠家常的村民,嗑着一些瓜子啃着几粒花生,望着绿油油的菜地,摇着手里的扇子,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不过今天,家家户户都在家里招待客人,村门外一辆辆汽车取代了长凳和担子,堵满了小道,司机们虽不断抱怨,却都没有鸣笛,互相理解,安安静静地驶入。

进了村,可以闻到一阵阵植物的清香和家家户户都飘着的羊肉火锅的香味。村民们为了庆祝元宵,每家都杀鸡宰羊,亲手做上一锅浓浓的羊汤招待客人:羊,意味着“喜气洋洋”;而鸡,则意味着新的动力与活力。走进一户人家,院里地上一定会有很多鞭炮留下的红纸屑,按照习俗,这些红纸要留三天,不然扫走了就是扫走财气,一年不顺。孩子们在满地的红纸堆里寻找着没被点燃的,还有引信的小鞭炮炮仗,集到一块,接上一根长信子,做成小鞭炮串,向大人们讨要火源,点着玩;客人们则跟忙碌的主人谈着近来的状况,唠些事儿——同样,按照当地风俗,不愉快的事是不能提起的。大方热情的村民毫无保留地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和客人们分享。

当主人摆好了碗盘,盛上了饭菜或白嫩的米粉条,将羊肉下入沸腾的锅中时,客人们就进了屋,互相祝贺,然后开动筷子。美味的羊肉从锅中飘出股股清香,加上许多有习俗讲究的佐料,慢慢熬制,又浓又香。主人在大家吃羊肉之前,还会往锅里加一些代表着“百财”的白菜叶,愿一年财运昌盛。更隆重一些的,直接摆上几桌酒席,一起喝酒吃肉,放开了身心去享受美食。勺子汤,一块块肉,一片片菜叶,都寄托了主人对一年的心愿和对客人们的祝福;一声声问候,一次次笑颜,一句句关怀,都充满了人们各自真诚的祝愿。

吃过了饭,主人会带上客人们去看村子的元宵庆典。从村道上拐几拐,就到了一方火山石砌铺设的、立着一座修缮多次的红墙小庙的广场,广场被树木和未经雕琢的熔岩石围了一圈,广场下面就是翠绿的菜地。但是这座古风小庙里,却安着一扇现代铁门。早已有穿着“狮腿”的舞狮队和锣鼓手等候在庙门前,还密密匝匝围了一圈扬参村村民,甚至还有带着无人机和摄像机的记者。

等了十来分钟,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鼓声,耳尖的鼓手立刻吆喝了起来。舞狮队员开始披上“狮皮”,锣鼓手也跟着远方的节奏擂起了厚皮柳钉边的红色大鼓。一红一金的两只“狮子”开始舞动,不时眨眨眼,张张嘴,或是在地上打个滚,博得群众们的声声喝彩;当远处的鼓声渐行渐近,“狮子”也拿出了绝活:双“腿”立人,登上高处,用“嘴”咬下了一颗挂在天上的白菜和一盒香烟(香烟意味着火红不坏,暗喻子孙兴旺)。

鼓声愈来愈近,一伙抬着彩色雕像的“轿夫”从被树从遮挡的路上冒出了头,我略一探头,看了看才知道:哟,这还不止一个,后面浩浩荡荡跟着好多呢!舞狮的人也看到了,更卖力地跳了起来。我跟周边村民了解了一下:这实际上不是神像,是他们的老祖宗们的塑像。打头过来的是一个身着红官裳的大红人,据说是开村元祖;后面跟着许多小塑像,都坐着一张八仙椅,晃晃地地抬来了。这时,“狮子”在庙门前双膝并跪,拜了几拜,又起来,打个揖,再拜。重复了三次才缓步退回广场人群后方,给彩色塑像让出一条路来。

拜过了,唱过了,也闹过了,队伍挤过人群,浩浩荡荡地奔向最后目的地:儒本村村口的大庙。这一路走,后面还跟了辆三轮机车边开边往后甩鞭炮,放完一截又点上一截丢出来,拖着跑,一路上炮声不断。

路的前方,红墙墨瓦的庙渐渐从树丛里显现出来,高高地俯视着这一队人马;村民们紧紧跟着队伍,争先恐后地往前行。

队伍抬着塑像上庙台,打揖,叩首,小心翼翼地把六个塑像稳稳当当地摆上庙台上,放上供桌和各类祭品,供村民们上香、参拜。锣鼓骤停,无比宁静,只有村民们祈愿时的喃喃和鞭炮的噼啪。我悄悄地穿过人群,离开了这场盛大的元宵集会。